

## 乡情一缕

在万荣坡上头，下雨是件极具使命感、紧迫感和仪式感的事情。

过去，许多地方也说靠天吃饭，都没有坡上人家的靠天吃饭靠得那样瓷实那样无挂无碍。不光吃饭，连喝一口水也得靠天看天的脸色。

坡上人当然也知道打井取水，但天旱且地下水埋藏深，缺乏机械和测量的年代在峨嵋岭的坡上高处打一口井动辄要向地下掘进几十米、上百米甚至更多。最早的寻水脉打井便成为豪赌一样的民间工程，一打一个黑窟窿，再打还是黑窟窿，越打心里就越犯嘀咕，既费钱费力还懈劲解力，只为找一口水喝，深水却解不了浅渴。因此，那时吾乡顶好的村子可能才会有一眼两眼能出水的井，他们叫它深井。那井委实深哟，最深的一口井深达310米，掉下一块石头半天都听不到落水的声响，黑洞洞的，深幽幽的，深得离水太远了，深得遥不可及。

普通人家也都有井，但那井只能叫像井一样的水窖，蓄天水用的。天水就是下雨水，万荣坡顶上多少年就一直靠喝这种叫天水的下雨水过活，真正的靠天吃饭靠天喝水，一代又一代，一庄又一庄。平常年景，看见天上黑云积得厚了，风儿紧了，估摸着要下雨，坡上的人就纷纷往家跑。他们紧着步子跑并不是为躲雨，反而是哪里有雨就往哪里跑。惯常的样子是，天上雷声轰轰，地上脚步匆匆，各家各户的人在院子巷子往来穿梭，繁忙且有序如雨前蚂蚁周围同样繁忙的蚁群。这并不是一种叫作井的水窖里的，故而须尽量保证不让柴禾垃圾浮土牲畜粪便混进雨水带了进去。保证水道洁净是顶重要的事儿，一点儿也马虎不得。讲究的人家平时用过的脏水也不会随手往院道上泼，仿佛那一草一木一砖一土都连接着每一个人的福祉与平安。

万荣坡上的雨，不像气象预报依降水量区分小雨、中雨、大雨、暴雨，他们区分雨的等级，是按接雨的雨量来划分，如滴星、行檐、漫裕……

这真是关于降雨量的极具地域特色的生动描绘，有万荣人天生骨子里的黑色幽默。譬如，滴星。

可以是指雨的初始。坡上人管开始下雨叫开始滴星了，星星点点的雨滴稀疏坠落，发音也作滴星，好理解，也确实形象。要是老少爷面有难色，行雨只是虚晃了一枪，没有达到实际降雨标准，万荣坡上人也叫滴星。嗨，老天爷吝啬人呢，轰隆轰隆叫几声，只滴了几星子，连地皮都没湿遍。滴星又分滴大星、滴小星、滴匀了云云，便是直呼了滴血也符合那雨的艰难，滴血到底是滴谁的血？谁管雨就滴谁的呗。这样形象的词儿能直接贬损到位，下雨下得像滴血一样，这下雨活像是要人家亲命呢，怪不得舍不得下么！

行檐，也是替代降雨标准的好词儿，龙行于天，雨行于檐，对万荣坡上人来说远比什么雨水多少毫米精准明确且表达清晰便于操作。如前所述，自有开始降雨迹象起，坡上人就开始清扫院巷、收拢晾晒之物准备接雨。一番慌乱下来，这只是常规接雨的规定动作，并不代表这雨一定能靠得住，万一只滴了几星点呢？那也是常有的事儿。坡上还是太高了，去哪个方向都是一路下坡骑车不捏闸的风驰电掣。坡上也有人说恐怕云飘上去也难，没准一阵风就又把雨引跑了呢！想必那飘逸的云朵也有偷懒的时候。要说真正属于接雨蓄水的核心环节还得是自“行檐”开始。一般情况下，阴云淡雨雨一番忙活之后，坡上人便坐在自家屋顶门耐心地观望。望哪里？房檐，准确点说是房檐最靠前的那排带了舌头的瓦——滴水。当一缕缕的天水自房檐古形的青瓦滴水开始流下，形成一排排细密好看的雨帘时，坡上人始才面露喜色嘴里念叨一句“这雨行檐了”，然后拧灭手中的纸烟起身披一条麻袋顺手掂根铁锨向家中那口“井”的水道门——水放眼走去。水放眼，那是一条连接于井腰之间的细长的水道，是下雨水蓄进这种坡上旱地并窑肚腹之内的必由之路。当雨水汨汨流进这旱塬上的井窖，井壁吃水线节节攀升，那真是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候，对庄稼人来说就像“园里有粮心不慌”那种满足的欢欣。井里有水，吃喝不愁嘛！

漫裕，算是坡上下雨的极致了。

这是丰歉之间不好掌握的一个量级，总归是雨量大了多了密了稠了涝了淹了种种，所对应的便是巷道积水了，庄稼淹没了，井窖接满了，土墙倾圮了，崖窑坍塌了……记忆里这样的時候不多，但隔年总会有那么一两次。有时遇有瓢泼大雨很短的工夫井水就接满了，有时则在半夜什么时候猛然暴发，家里人就得时时听声辨识估计水快接满的时候。许多坡上人家的老井大约都有先人掘井时留下的石刻或砖刻铭文，上刻井成的时间及井深多少丈、接水多少以及水线标记云云。水线即警戒线，超过此限于井便有危险，毕竟都是土井，后来砖砌井壁和洋灰井壁就不怕了，满了也不怕，索性乐得直接在井口舀水。那时候，一般人家即便觉得雨水金贵也有一个度，过犹不及，无远弗届，水满则溢，欠点有欠

点的好处，凡事不能太过。漫裕或者还有别的指代名词，或者叫“满裕”也可，但这个量级的雨这样的接雨程式一定不错的，大凡达到漫裕、满裕标准的雨量，下够一定时辰，坡上人就会毫不犹豫果断封闭水道，甚至要用预先备好的砖土堵死水放眼以求平安。好像坡上还有一个村名叫漫裕口或漫峪口的，怕也是与雨有关的。

我们村子在峨嵋岭的坡顶上，方志记载此地“水深土厚”“土瘠民贫”“无泉水灌溉”“人好力田喜雨苦旱”。“喜雨”“苦旱”是一对苦命冤家，“苦旱”不用讲了，生产力落后的年代，天上不下雨，地下不出水，“万泉无泉”“千万荣”“旱万荣”由此而来。当年万荣、荣河合县后全县共有各种深井381眼，也大多分布在靠黄河的荣河地界，坡上这边仍是旱的。“喜雨”则可以拼凑出无数张坡上人的笑脸，只为了了一场雨和更多的雨，他们在雨中笑得那样开心，露出靠喝雨水养成的一口洁白的牙齿。这一点可以算作坡上人面对坡底下人当门一口氟牙的地域性骄傲。人说，坡下地下水位浅，一锨头下去就能刨出水，水却含氟高偏咸，男男女女当门一口氟牙。坡上打不出地下水，人们都是靠喝水天水长大，牙却是白的。本地人，看门牙便能辨出是坡上头的还是坡底下的。那牙，是镶在嘴里的名片。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农业农民的命根。

为了与干旱抗争，万荣坡上人在进行诸如滴灌、渗灌等节水农业尝试的同时，也努力地在黄土的褶皱中寻找水脉，如今有不少村子早已成功打出

出了多眼出水量较大的机井，更有让黄河水爬上坡的引黄工程也在悄悄润泽着这一方水土。近年，原来惯见的干裂田间地头业已装了可以灌溉的水管，曾经在坡上不可想象的有水浇地的高标准农田也正在一些村子成为现实，村里的自来水还可以引到家里，用水的确比以前便利多了。有了水的保证，原来的旱地也开始创造新的奇迹，这些年万荣桃果已经成为吾乡农业的一张新名片，并且有了可观且稳固的市场效益。水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坡上的面貌，庄户人似乎不再用再看老天的眼色了。但对于旱作农业来说，下雨永远是最基础最迫切的需求，坡上人尤爱雨水，对下雨的偏执仍然痴心不改，始终敬称雨水为天水。在他们眼里再好的灌溉都不及天水的作用：天水么，水里有油呢，好得多呢，美得太呢！

乙巳年夏，旱情凸显，波及中原多域，多地缺乏缓解旱情的有效降雨，整个坡上都在盼着一场或几场达到“满裕”级别的大雨。

农历闰六月十二，公历8月5日，周二，晨，终于下雨了，万荣坡上下雨了。吾乡人奔走相告欢呼天雨降临，各个自媒体账号、微信群纷纷传来自坡上落雨的图片 and 短视频，还有操心家乡的在外亲朋为家乡盼雨心切直接拨了视频通话看坡上下雨的“现场直播”。这无疑是一场好雨、及时雨，坡上人的脸上笑出了皱纹：呵，玉稻黍有救了，葱有救了，果子好了，有天水就不一样……

自京城媒体退休回乡的师姐马朝阳，以媒体人的敏锐嗅觉和对吾乡吾民深沉的感情，第一时间在雨中捕捉了坡上人面对突降甘霖的喜悦、兴奋和感慨，并在她的视频号“马姐姐记录真实生活”中最快地发了出来。看到她发的《万荣终于下雨了》的视频时，万荣坡上还正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并且已从“滴星”“行檐”过渡到“漫裕”下了数小时了。众乡友看视频千里同心盼坡上下雨，纷纷点赞视频开头马姐姐在雨中由衷的几句略带悲愤与激切语调的即兴旁白，那是情感最饱满丰沛的诗句，是坡上人对雨无须掩饰的颂词，今摘录如下：

听！这是下雨的声音  
这是万荣下雨的声音  
这是在罕见的大早之后下雨的声音  
这是万荣农户望眼欲穿的声音  
这是玉米、黄芪、大葱都希望听到的声音  
……………  
哎呀，这雨太好了！

听！这就是万荣坡上人面对下雨最真实最痛快的声音，这就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声音。

多少年来，他们说着“孤山戴帽，有雨来到”的民谣，多么希望雨随人愿能够早涝保收，可以不受水的困顿，可以不受干旱的掣肘，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多少年来，他们年年为一口井不出水的旱井赋予“井底生泉”的美好愿景，他们喜雨苦旱期待风调雨顺，常常盼云盼雨盼一场从“滴星”到“行檐”到“漫裕”的好雨应时应天解民之愠。

多少年来，“下雨了”始终是万荣坡上人最爱听的一句吉利话。

多少年来，“下吧”“快下先”“狠狠地下么”一直是万荣坡上人对雨最焦心的呼唤。

好吧，雨终会来的；听吧，万荣下雨了。

## 云烟深处

君自远方来

——

放眼看去，这村落平平无奇。隐于黄土高原一隅，被绿色田野环绕着，房屋高低错落，村民早出晚归，人间烟火，尽享天伦。

但总有不凡之处，譬如，村中心那两尊铁旗杆，历经风雨洗礼，见证数百年沧桑巨变。旗杆上，铁凤昂首振翅，铁旗迎风欲飘，铁铃音律清脆，铁斗方正敦厚，铁龙绕柱盘旋。铁旗杆后的舞台边上铺的都是古石碑，抚摸一笔一画，似可感触到祖辈的匠心和体温。

这就是乌苏村。铁旗杆斜对面原来放置有两尊石羊，听说村北地里很久前有过大坟，出土过石人。根据古制，一般三品以上官员坟前才能放置石羊、石人，这意味着村里出过有名望的大人物。

二

十年前，想写一篇和本地拳术有关的稿件，我专门到县志办查阅史料。不经意间，发现和乌苏相关的重要记载：袁泰，明代万泉乌苏人。1954年，万泉、荣河两县合并为万荣县，县志内只有一个乌苏。那么，袁泰所在万泉乌苏便是现今乌苏村无疑了。

乌苏，在蒙古语里是池泊之意，正与全村所处地貌契合。每逢大雨，村西坡地便涌来洪流，与各巷雨水汇集流到村中心大池泊里，池泊溢满后便一路奔向村东南田野，这便是村里泄洪水路。聚水之处，稼穡及饮水有保障，加之该处南达解州盐池，北及吕梁山脉，位于煤盐货运要道，不论在军事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具枢纽要义。七百多年前，元军曾



抗战题材经典美术作品长廊

1945 高邮受降 （油画）

张永作

### 随笔偶寄

## 又到木槿花开时

■张秋明

晨露未晞，城市公园、乡村街边，绽放的木槿花儿鲜红似火。微风稍一驻足，便有花瓣簌簌落下，而绿叶间忽地又冒出新的花苞，等待明天的朝阳，又绵延成悠长的锦绣。

木槿花，别名无穷花、木棉、喇叭花，属锦葵科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在我国已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春秋时期《礼记·月令》有“仲夏之月，木槿荣”的记载，把木槿作为仲夏的代表花卉；《诗经》中“有女同车，颜如舜华”，用来形容女子美貌的瞬间芳华。

木槿是夏秋季节重要的观花灌木，在公园、绿地及行道随处可见，花期从5月开至10月，长达150多

## 君自远方来

■李红伟

在乌苏驻扎，正好用蒙古语“乌苏”为村落命名。

元廷末年，腐朽政权风雨飘摇，举义之势风起云涌。1353年，在朱元璋还是郭子兴义军里小角色的时候，袁泰在乌苏出生了。当时驻村的元军肯定想不到，这个村会诞生一名婴孩成为下一个新王朝的正二品官员，会对新王朝的法治及官员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三

村西，一条路通向原万泉县城。那里有座文庙，庙里古柏树龄在千年以上。袁泰生活的时代距今七百年，那时这文庙便在了。从袁泰的成就看，他当年在村里私塾的童生中应该出类拔萃，注定会到作为县级学官的文庙里就读深造。乌苏到万泉县城时下坡，再从一条小道攀爬进东城门，迎面就是文庙。

这条路，袁泰走了多少个来回已不可考。那是一位少年在乱世中的憧憬与升华之路，背后是父母的希冀与勉励。乌苏村里的四季稼穡与县城里的儒学浸润，奠定了少年袁泰脚踏实地的处事风格，充盈了他的抱负与学问。尽管文庙里的油灯光亮微弱，但早已照亮他走向大明天地的路途，而他也必将在史书上留下一页。

昼夜交替中，朱元璋浴血征战，1368年在应天称帝，建成大明王朝，一举消除元廷颓废之气，呈现出百废待举的新气象。这时，袁泰也出落成意气风发的青年，躊躇满志地捧出苦读十年的满腹学识与报国宏愿。1371年，朱元璋建立新朝后的第四年，虚岁十九的袁泰从万泉、蒲州，跨越黄河长江，迈过县郡州府，一路南下，穿越了一千九百多里地的水陆风尘，欣然在应天府高中进士，开始成为新王朝高歌猛进征

程上的新生力量。在湖南鄱县、河南罗山等地，袁泰十四年如一日地扑下身子，在基层经过一番历练后，毫不意外地以政治新星的身份赢得朱元璋的赏识，被选拔进监察核心团队——都察院。

四

1382年，青年袁泰在地方上励精图治的时候，大明朝刚刚收复云南，统一了全国版图。在经历军事征战与政治重组后，开始大开大合地革新政治体制，呈现出推进肃治与拓展新路的独特气象。

两年前，胡惟庸案发，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及丞相制，设锦衣卫监察百官严惩贪腐。在经过两年的深思熟虑后，他将御史台改制为纠劾百官、辨明冤枉、督察各道的最高监察机构——都察院。都察院初设为正七品，第二年改为正三品，第三年改为正二品。

都察院设立的第四年，袁泰来了，起步为正五品都察院右金都御史，一年后擢升为正四品都察院左金都御史，五年后擢升为正三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六年后擢升为正二品都察院右都御史，相当于国家最高级别的监察官员了。袁泰在监察领域如鱼得水，主要原因是精于律法、性情耿直、善于论辩，这得益于天资、勤学、信仰。在新王朝如日初升阶段，他的所学献于他的抱负，一脉流传于儒学的治国平天下的文化基因，代代传承，赓续不绝，浸染其从政之路。

五

从县志及其他史料看，袁泰最值得称道的并非官至正二品，而是在朱元璋严法肃惩贪腐蠹虫，动辄大案连坐的政治风潮中，他能坚守法规规制，以深厚的政治经验和善辩之才，向这位洪武大帝阐明事理

大义，极大地减少了冤狱错案，挽救了一批错抓错批的官员，为新王朝保留了人才，也为自己赢得了口碑。想当年，多少官员噤若寒蝉，明哲保身，袁泰能激流勇进、迎难而上，实在殊为可贵。

纵观千年风云，多少人年少时有气吞四海的勇气，但年长经事后大都受经验和教训裹挟变得谨小慎微、察言观色、瞻前顾后。洪武年间，仅空印案、胡惟庸案、郭桓案、蓝玉案“四大案”就诛杀了近五万人。在这样的氛围中，谁敢一点也不忌惮地向皇帝提意见呢？在这样的洪流中，反复揣摩皇帝心意，避免卷入是非，还要尽可能地说动杀伐决断的皇帝刀下留人，袁泰简直爆发弥天大勇了。

六

正因为基于才华和经验，耿直的袁泰过于自信，也办过错误的事儿。尽管瑕不掩瑜，但必须清醒客观地面对这样的事实。他审理王爵受贿案自以为是厘清事实后，唆使河南道将相关人员定罪，但廷臣会后发现错审导致冤情。袁泰被弹劾后，不知朱元璋是不是出于对其才华、能力、作风、贡献赏识的原因，最终以年龄大为由宽恕了他。

1392年，虚岁四十的袁泰经历多年政界风雨后，已不再年轻，眼神不再锋利，须发中掺杂了白色。王爵案后，耿直的袁泰竟然没有谨言慎语，竟然忘记明哲保身才能护全自己，再次基于职责向皇帝奏明四十一人渎职、四人不称职。这次，洪武大帝没再采纳他的意见。

这一年的八月，袁泰的病体终于扛不住了，已显老态的他在喘息中慢慢地合上了双眼。这一生，他吃过苦，干过事，辉煌过，也落寞过。据《万泉县志》记载，袁泰归葬于万泉乌苏，也算叶落归根，与生养他的这片黄土融为一体。

七

君自远方来，来自云遮雾绕的岁月深处。慢慢看清了你少年的脸庞，你奔走的步履，你捍卫法理的光芒，你伏身于桑梓的从容。当一切快被时光抹平的时候，历史必将唤醒你留存于大地上的荣光。

## 夏县泗交避暑有感

■刘建政

今夏酷热，陪93岁老父到夏县泗交王家河村青罗客舍避暑，有感而赋诗。

一

烈日曝晒毒焰灼，  
千里热浪掀巨波。  
座座楼窝点火炉，  
排排住宅滚油锅。  
幸有泗交消夏地，  
苍峰翠岭林满坡。  
消涓溪流湿润送，  
葱葱绿荫凉风拂。  
农家小院民宿居，  
依山傍水建客舍。  
无用空调电扇吹，  
舒适雅静安乐窝。  
夜半户户鼾声起，  
山谷轻飘二凉歌。

二

群山环绕绿满目，  
鸟语声声鸣空谷。  
流水潺潺滋青野，  
凉风嗖嗖拂肌肤。  
山上山下两重天，  
温差相差十几度。  
早晚无有蚊虫叮，  
轻爽惬意体舒服。  
空气清新过滤净，  
天然氧吧洗肺腑。  
一条河流一曲谱，  
一座山脉一画图。  
河东避暑何地去，  
泗交山水好居处。

木槿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远古时的历山脚下，长着三棵木槿树，每年夏秋花开时煞是好看，美名传到“四凶”(混沌、穷奇、檮杌、饕餮)那里，他们争相前来一睹盛容，见此美景顿生歹意，妄图移去据为己有。在争夺中，木槿树被弄倒，花朵凋谢，随后“四凶”逃之夭夭。

正在历山带领农夫耕作的虞舜惊悉后，与农夫一同扶起木槿并浇水灌溉，木槿树奇迹般复活，还像之前一样开出美丽的花朵。此时三位木槿仙子现身，感谢虞舜的救命之恩。

后来虞舜移居负夏后，还移植了木槿树，从此，木槿在民间普及开来。

漫栽木槿成篱落，已得清阴又得花。当秋风吹过满枝的硕果，那沙沙作响的，定是岁月对最坚守的应答。

让我们把这份温柔别在衣襟，将这份坚韧刻进年轮，愿每个途经花开的灵魄，见证这片土地刹那的芳华。